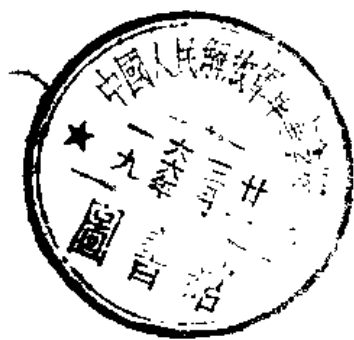


江苏省青年业余作者作品选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編印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1965年10月



目 录

小 说

关 心·····	汪长根(1)
神手太保收大鹏·····	詹一先(8)
桂 芳·····	潘圣仪(16)

故事、小小说

喜 事·····	成正和(29)
小箍桶匠串乡·····	杨 斌(37)
学车的秘密·····	许凤仪(47)
马蹄表·····	张震峯(50)
公社的鱼苗·····	夏刚草(53)

诗 歌

退休离厂的时刻·····	汪长根(63)
搬运工人诗选(六首)·····	清江市搬运公司(65)
太阳灯·····	孙友田(68)
大山欢笑·····	孙友田(70)
脚 印·····	孙友田(72)
再见吧,九里山·····	李学诗(75)

煤鑪子歌·····	李学詩(77)
化肥工人致煤矿工人·····	吳 野(79)
螺絲釘頌·····	吳 野(81)
蒔 秧·····	王凤英(83)
技术过硬思想紅·····	王凤英(84)
麦 垛·····	梁 昭(85)
山中归来割草队·····	刘 輝(86)
除草謠·····	陈正明(87)
长寿公社《为革命种田》賽詩会·····	(91)

曲 艺

保苗(快板)·····	钟广杰(100)
快板五首·····	花魁珍(106)
一只粪筐(说唱)·····	建湖县上岡公社北辰大队 业余創作組集体創作(109)

剧 本

三轮五十号(淮剧)·····	蔣福仁、张学富(120)
----------------	--------------

关 心

苏州钢铁厂工人 汪 长 根

我来到钢铁厂不久，领导就把我从炼焦車間調来做工会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最近为了关心一个生病住院的工人，我真伤透了脑筋。

话得从头讲起。炼铁車間有个老年工人，名叫刘元金。他是炉前工。这个人真是钢里生，铁里长，炼就一付钢筋铁骨，干起活来，不知什么叫疲劳。

我记得，我认识他是在搞工会工作半月后的一天。那时我还兼厂黑板报的編輯。那天，高炉偶然出了一炉一号铁。老刘找到了我便说：“我有话要在黑板上说说，行吧？”我说：“当然行囉！当編輯的就愁的沒有稿件嘛。拿来吧。”他朝我看看，指指自己的肚子，说：“全在这里边，就是不会写。”于是，他说我記。內容的精神是这样：咱高炉出了一炉一号铁，有人说是碰巧，其实不然，我认为它是有一定原因的。所以我建议领导馬上动手抓苗头，研究原因。要‘碰巧’出了一号铁，成为‘一定’能出一号铁。（根据他说的“碰巧”与“一定”的含意，我给按了个題目：《偶然与必然》。）

沒几天，厂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动群众研究，訂措施，攻关键……整个車間热浪沸騰，到处写出“苦干巧干，誓夺炉一号铁”等标语。

不消说，老刘的身心是完全放在提高质量上了。他不但在劳动时使出渾身本領，还在业余时想点子、献計謀。

誰知道就在这个時間，他一條左腿隱隱痠痛起來。他却一聲不吭，照樣干活。直到走路一顛一跛的，同志們才發覺，逼着他到醫院去治療。診斷結果是患了“骨結核”，住院後動了手術，上了石膏。躺在床上，動也不能動。

我們黨向來是很關心工人的。為了老劉這條腿，不但黨委書記、廠長去看過他，領導還叮囑我這個工會幹部要經常去探望他。這幾天我幾乎每天都去。當然，我也想到一個人害了病之後，生活方面多少總會有些困難。於是我就到他家裏去訪問，發現他妻子即將分娩，家裏還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再沒別人。我就叫我妻子暫時住到老劉家去，幫助料理家務，照顧孕婦，到人家生下孩子滿月後再回家。我妻子去後，了解到老劉家經濟上有困難，我又為他申請了一筆補助金……總之，凡是能照顧到的，我都盡力辦到。

這天，我又去醫院探望老劉，把如何安排他家庭生活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很激動，緊握著我的手說：“謝謝黨的關懷！謝謝你的熱心，這只有新社會裏才能這樣啊！”接著，他為我講了一段遭遇：

我十五歲那年，父親為老板去運襯衫料子，因裝載過重翻了車，父親的右腿被摔斷了。老板看到弄脏了整匹白府綢，就跳腳罵個不絕。可是父親却只得忍著氣，忍著劇痛對老板說‘讓我兒子來替我的工作吧，弄脏料子的損失在工資中慢慢地扣除好啦’。我進店干了一年多，才賠清了那筆錢，也就在那時候，老板說我不能勝任工作，把我趕出了店門。”

老劉說的事情雖很簡單，却引起我很深的感触：資本家所關心的是錢、財物，而受了重傷的工人還不得不耽心“飯碗”。

“老王啊！”老劉又說，“我常常這樣想，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一個人的力量雖說是有限的，但是多一個人，社會主義

建設就能加快一步，可是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車間，离开了我們的高炉。真是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想不到老刘这个硬汉子，说到这里竟热泪滿眶了。

我懂得老刘现在的心情，就連忙安慰他说：“老刘啊，人吃的五谷嘛，病痛是难免的。你现在應該安心养病，身体一好，不就又回到車間啦”。

我就是这样常常到医院去探望老刘。当他一問及生产，我立即就告訴他“很好！”要他安安心心养病，不必牵挂。不知怎么的，他跟我谈的话越来越少了。真是摸不透他的心思……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党委書記。

姜書記正好在同一位老工人谈话。等了大約一刻钟，他把那位老工人送走，站到我的身边，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关切地問：“怎么啦，老王，有心事？”

“你真是善观气色。”我心里悶悶不乐，“姜書記，你说说，关心人究竟有沒有秘訣呢？”“你谈得具体些，关心誰？”姜書記問。“刘元金。”我声轻回答。

姜書記默默地对我笑着说：“你做工作是有股牛劲的，可是老刘他也有股不多开口的牛劲。牛劲碰牛劲，你就伤脑筋了，对不？这次他住院后，我只去看过他一次，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听听他的情况。”

我从头至尾汇报了关心老刘的经过，说：“据医生和护士讲，他克服肉体上的痛苦是非常頑强的，从来不停一声。又说他今后的健康也很乐观。不过……”我停了一下终于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哦，我感到老刘这个人，脾气也真怪，见了我总是要問及生产，我告訴他生产很好，每月都能完成国家指标。可是老刘听了，总是对我不滿意似的，和我讲话越来越少了。”

姜書記站了起來，在房里來回踱步。這是他思考問題的老習慣。好大一會，他又才坐了下來，從書堆里抽出一本記事冊，打開後遞給我。

我接過本子，在密密麻麻的記事中，看到用紅線劃出這樣幾行字：

“黨一再教導我們，要隨時隨地、無微不至地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但，如果以為只關心了他們的衣食住行就行了，而忽略了關心勞動人民最根本的事情——生產勞動；不懂得勞動人民對生產勞動的強烈感情和思想變化，則是錯誤的。”

我看了一遍，念了一遍，才把本子還給他。說：“姜書記，你寫得真好啊！”可心裡還有些不解。姜書記告訴我說：“這段話不是我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群眾給我的一次非常深刻的教導！”接著他為我講了一段故事：

“一九五八年，我到鋼鐵廠當廠長不久，春節就快到了。幾天大雨之後，天氣乍放晴，顯得格外寒冷。氣象台報告說：晚上有大風雪，溫度在零下三到四度。我當即通知倉庫採購員去買好一批草鞋，又叫原料加工工長抽幾個人把運礦板車的通道平整一下。你知道，那泥濘的路在凍結之後，七高八低的才難走呢！我关照給夜班運料工人每人發一雙草鞋，以防滑跌。

“這天晚上，果然風雪猛起，地上凍得比礦石還硬。我領了幾十口口罩。去到加工工地司磅的地方，想趁工人們過磅的時候一一發下去。嗨！誰知道陸續過了十幾個運料工，口罩還是原封未動，根本沒有人要，他們在寒風大雪里干得滿頭大汗，我站在那裡可凍得夠噲。後來，一個老工人過磅後把車子停在一邊，跑到我的背後，拎起我的棉大衣領子，用命令的口吻說：‘快，把手伸進去！我真不懂這兩只袖子要它干噲。大衣

只讲披，老习惯了是吧？”我顺从地把手伸进了衣袖。他一边替我扣着扣子一边又说：“这几天又出了几炉号外铁你知道吗？唉，瞧着心痛哪！姜厂长，这最要紧的事你得多加关心啊！”替我扣好了扣子他指着一迭口罩，风趣地说：“还给仓库去吧，不用怕我们双（伤）风，就连单风也不会！”说完拉起矿车飞快的跑了。我还没定下神来，又过来了四、五个运料工人齐声说道：“是啊，姜厂长！可不能让矿石变成没有用的号外铁！”

“这时，我好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推了一下，拔腿跑向高炉值班室，去研究消灭号外铁的有效措施。在我身后是一声声有力的号子，工人们的热情更高涨起来了。当天深夜，我就记下了这几行字。”

“后来，”姜书记结束了故事又说，“为了消灭号外铁，那位老工人还主动的来找我，提出了严格控制矿石的规格的意见，要我把它列入制度贯彻下去。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刘元金同志！”

“对啦！”我明白了。我只是按照一般要求去关心老刘，却没有体察到一个老工人对生产劳动的深刻感情。唉！我工作做得太粗了。老刘他怎能满意我呢！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姜书记。他说：“是这样。你应该把现在生产上进展的情况，详细地告诉老刘，说不定他的精神受到鼓舞，病也可能好得快一点。”我一定做到！”我愉快地向姜书记保证。

隔天天刚亮，我就去炼铁车间了解了生产的详细情况，摘录了一些有关生产的数字；又到化验室去抄了份生铁质量报告单；还带了三张高炉的照片。然后兴匆匆的去探望老刘。果然不出姜书记所料，这次，去医院收到了很好效果。

后来，我不论工作怎么忙，都坚持每天下炼铁车间参加半

天劳动，对生产情况了解得更具体了。在探望老刘时也感到有话可谈了。老刘呢，一见我就满脸挂笑，問这問那，说长道短的，变得开朗健谈了。

这天，我又去看老刘。老刘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三张高炉照片，兴奋地说：“咱厂从沒有高炉到一下有了三只高炉，从不懂炼铁到铁水嘩嘩淌，我一直在它身边。高炉不但炼了铁还炼了我人。我們跟騎駿馬一样駕着它，由走到奔，由奔到飞。可是，自从我生病后，不但騎不上它，并且連它飞得怎么样也不清楚了。”

“现在你知道它飞得怎么样了吧。”我指着当天的生产数字和生铁质量报告单。“是呀，这些东西比什么药物和营养都好。不过騎不上‘駿馬’总还不过癮。咱要把老二（指二号铁）都变为老大那多美啊！好些天来，我想了几条措施，你帮着記一記吧，兴許它对炼一号铁有点用处。”

我把老刘提的措施帶給了姜書記。姜書記看后认为它很有用处。但又嘱咐我，不要老刘多动腦筋，安心休息。

过了一星期，我又去看老刘了，这次还帶給他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全体同志的奋战下，炼一号铁已全部成功！可是，到医院与医生交谈后，却又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老刘大約一个半月后就能出院，但他的腿即使痊愈后，也会留下一定的缺陷，炉前工等重体力劳动是不适宜干了。

我怀着尷尬的心情走进了病房。我先把标明一号字样的生铁质量报告单遞給老刘，把生产喜訊告訴了他。只见他两眼閃爍欣喜的光輝；一会张开口似乎要跟我说什么，一会又閉上了嘴，不时用舌尖舔舔并不干燥的嘴唇；渐渐地眼里有了晶瑩的泪花。

“好哇！”他激动的心情略为平靜了一下后，喊出了这么一

声。然后又以风趣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真是跟我过不去，我想为一号铁多出点力都不让。嘿！你看吧。我一定要再骑上‘駿馬’，叫它把我停下的那段路給赶上！”

在这种场合中，我怎么把那坏消息告訴他呢？这是对他多大的打击呀！我心里犹豫着。老刘一定是从我脸色上看出了問題，問我有什么话要讲。我左右为难地吱唔着。老刘看到我这副样子，問道：“是不是我的腿即使好了，也还有問題？”我沉默地点了点头。老刘脸上欣喜的光彩消失了，两眼凝視着天花板，两眉之間出现了三条深深的冲向前額的紋路。

我一時間竟说不出半句安慰他的话来。

“老王啊！別为我耽心；这种情况我是想过的，”几分钟以后，老刘又说，“請你跟姜書記谈一下，給我弄几本学习化验方面的书来，我得抓紧時間学好它。如果我出院后真的不能做炉前工，也可以馬上去做化验生铁的工作。钢铁工人嘛，这一点小病还能难住我，反正我骑上了‘駿馬’是不会下鞍的。当然，学习的事情得請你来教囉，咱俩一言为定，现在就拜你为师。”他又恢复了欢乐的心情。

现在，我也学着姜書記，枕边多了一本記事冊。在第一頁上，我記下了这样几句：“从生产出发，是关心工人的重要前提。要说有秘訣的话，那就在于要深透地理解工人階級对待生产劳动的强烈感情以及他們那种热爱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崭新的精神世界。”

（原載《江苏文艺》1965年9月号）

神手太保收大鵬

吳县郭巷公社 詹 一 先

我想讲的故事，总觉得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讲吧，又觉得内疚不安。一想还是讲的好。实际上，就是乐丰生产队的两个社员，人称“神手太保收大鵬”的故事。怎么个讲法呢？有了，就从“神手太保”身上讲起吧。

神手太保，就是张太保，此人，是个老雇工出身，虽然年近花甲，可是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挺足，干起活来，一股劲地抢重活干。他对新社会呀，比亲娘还亲，所以他芝麻大的空都放在集体生产上，针尖大的事，他都要问、要管，他是队里的监察员。

有人要问，“神手”是啥意思呢？这一问，话也就长了。还是解放前，有一年他帮地主胡文山扛长工，头一天上工，按照当地的惯例，地主得先付二斗米给长工安家。当太保大爷把二斗米领在手里掂了两掂，顿时气得脖子上的青筋蹦上三指高，“拍”，将米攢在地上说：“我给你卖命，二斗就扣二升，你不是刀口上舔血吗？”地主，眨眨红眼皮，心想你倒厉害哩！列开一口黑牙叫道：“你凭啥说我扣你二升米？”

“凭我的手。”

“还是你手准，还是我斗准。”

“心不正，啥都不准。”

“要是差不了二升怎么办？”

“要是少一合，替你白做一个月！”

吵嚷的时候，地主家的伙計們，早抱不平，飞快着来市斗一量，不多不少，整整差二升。

当时，地主一則貪圖太保大爷一手好活計，二則正是“用兵”之时，加上事实放在面前，只得承认补上二升米，并向大爷打招呼，说是誤会。而太保大爷呢，却把手一甩，嚷道：“穷爷宁愿站着餓死，也不受你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气。”破被子一拐，走了。在场的伙計們和大爷虽是初次相会，大爷的硬骨气使大家都非常欽佩，特別对大爷的一双手，感觉神奇，都说“是神仙手”。富有階級感情的伙計們，把这件事当作是自己的荣誉，奔走相告，“神手”就此传开了。也許是旧社会的种种折磨，使太保大爷鍛炼出剛毅、豪爽的性格。现在他仍是保持着这种耿直的脾气。譬如，你若对集体做了有利的事，他情愿把自己的褲子脫給你穿；倘若你触犯了集体的事业，刀架在脖子上，他都得挺一挺。他除了連选連任監察員外，还兼队里的技术員。近几年来，上了些年紀，可他并不服老。队长安排他干些轻活，他总欢喜唠叨说：“越老越要乘早干，要不，往后真要干瞪眼哩。”犁田是他拿手戏之一，你看他，一声号子，牛绳一紧，牛像离弦的箭，往前直窜。他稳稳地扶着犁梢，远远望去，犁身微微跳动，泥垡翩翩飞舞，好似“凤凰展翅”，犁得深，犁得匀，犁得快，没有一个不叫好的。大爷还有一个可貴的特点：热爱新事物，他对学习农业科学，非常热心。今年他听说陈永康在长桥搞水稻示范田，特地赶去学习。他学了老陈的“落谷稀”，回来亲自做了一块样板田。落谷那天，大队还组织不少社員来参观，你看他，满面春风，精神抖擞，抓着黄澄澄的谷子，往那平光如鏡的秧畦上，呼喇、呼喇地撒着，姿态好似“天女散花”一般。只见秧畦上，落着均匀相称的谷粒，真正达到一个銅板三粒谷，仿佛用手放上一样，看的人，个个鼓掌叫好，不愧

为“老神手”的本色。

正在这个时节，队长把周大鵬介绍給太保大爷做徒弟，村里人都说：这才是“龙驹虎将”，最合适沒有了，真是個“强将手中无弱兵”哩。提到周大鵬，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今年二十整。长的肩宽腰圓，站在人前像座塔，黑黝黝的脸膛上，有一对深邃的大眼睛，说起话来像敲钟，走路一阵风，誰要和他站在一起，霎时会觉得精神許多。大鵬今年高中毕业了，立志耕耘，建設新农村，怀着满腔热情，投奔农业战线。队里老幼皆双手欢迎，太保大爷更高興，逢人就夸，说：“大鵬这孩子，有见识，人又聰明灵巧，是一块好“鋼”。头一天下田，大鵬扛着一把新铁搭，大爷一瞧，忙说：“大鵬，新柄毛糙，容易伤手皮。若，我这把用了十多年，光滑养手，又好使……。”大鵬接过来，二话没说，使足劲，举得八丈高，恨不得一铁搭挖出个大米囤来。自此，师徒俩，不论干活、休息，总是形影不离，亲如父子。

果然不出大爷所料，不久，大鵬就利用旧有的牛車盘，按照机械的原理，創造了一部“牛拉脱粒机”。也許在有电源的地方，不足为奇了，因为早有电动脱粒机啦，但在这偏僻的地方，却是一项革新哩。你看，牛拉一圈，脱粒机飞飞转，要转上百来转，一人頂上五六人攢。妇女們更是眉飞色舞，说是省力百倍。这一下，引起了周围邻队的兴趣，紛紛派人前来参观学习，就此大鵬得了个“发明家”的外号。

半年的功夫，大鵬很快就学会了割麦、扎麦个儿、耨稻、耘稻等农活，就連稻秧这类带有技术性的农活，都学到七八成数了。

可是日子一长，大鵬慢慢地发觉大爷有个令人讨厌的脾气。啥呢？就是大爷的嘴太噜苏，干活时，欢喜指指这，点点

那，说个不休，有时还当众批评他干活只图快，不顾质量……。这些在大鹏看来，好像冬天的西北风，冷刺刺的，怪不好受的。他想：建设社会主义嘛，就得有干劲，就得快嘛！要不社会主义到那天建设成呢？质量，质量，我比谁差一尺，还是短一寸。大鹏又想到，学农活，到底没有几何、代数那么复杂，又没啥奥妙，很多农活，只要看看、摸摸就会啦！难道比脱粒机还难吗？想到脱粒机，大鹏脑海里，尽是轮盘在飞飞转，飞飞转，转呀转呀！恨不得共产主义明天就建成。越是这样想，他的干劲就越足。

当水稻追肥时，大鹏也抢着干。大爷担心地说：“追肥像人吃饭，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要‘看苗施肥’，采用‘捉黄塘’的办法。”还指点禾苗什么颜色该施，什么颜色该少施或者不施……。大爷说着，大鹏早跨到田中心去了，将白花花肥田粉，呼啦、呼啦撒起来。明明该施二亩田的肥田粉，他三把两把没施到一半田就光了。大爷着急地说：几顿并在一块吃，要送命的。”大鹏仍是满不在乎地想：“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有肥就有粮，多施一点关啥呢？可是当肥料一上力，他施的那几块田，稻苗的颜色，活像墙上挂的地图，青一块，黄一块，极大的不调匀。青的叶片发紫，“一衰头”，结果都“伏露”了。

这且别提，到了秋种时，他又来这一套，抢着播麦。大爷拦着说：“播麦，像儿女的终身大事，不能儿戏。你先别忙，看看你大爷是怎么撒的。”大鹏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低估了播种的技术性，又抢着播了片田。

嘿！这一下，祸闯得更大了，当麦苗一露青，狐狸尾巴露出来啦。举目一看，有的麦埕上，两边麦苗密密麻麻的，当中却稀稀朗朗，活像个“小分头”。有的麦埕上，密的地方麦苗成堆，稀的地方，戴上眼镜也难找到一根苗，活像个“癞痢头”。大爷一看，心头像钢针戳的，气得脖子上的青筋又蹦上二指高。

暗想，可給你毀了几成粮。他在田里找到大鵬，这一下，二斤半个小猪，逮住不放了，指着大鵬的鼻子嚷道：“学农活，你不能像六月里的雷阵雨，来得猛，淌得快，湿不了三寸土的劲道呀。”又嚷道：“翅膀毛没干，想飞啦！”越嚷越激动，额角上沁出晶晶的汗水。而大鵬呢？自知錯啦，但他沒有承认錯誤，却計較大爷的态度。頂着大爷说：“人家队长倒沒像你，你可管得凶哩。”大爷一听，火上加油，跳起来说：“啊！我管得凶，我管得凶。你拿集体的事业，当画画，还怪我凶。好，反正我这个土地爷，降不住你这个大佛爷，从今你沒我这个师父，我沒你这个徒弟，一刀两断。”大爷一气，蹶走了。

大鵬望着他的背影，暗思忖：“沒有你这个师父，难道死了屠夫，吃带毛猪不成……”也就气鼓鼓地回到家，往墙边椅子上一坐，头靠着墙，像座泥塑的菩薩，呆瞪瞪地一声不吭。不过，他大脑里却在翻騰着：难道我被播种这一手卡住嗎？有什么奥妙呢？沒有师父就学不成嗎？不，我非要学成不可！想着想着，突然，他捏紧拳头，向台心“空通”一捶，叫着：“就这么办。”仿佛找到了什么捷径。嗨！这一捶，可吓得台脚下的母鸡，拍打着翅膀，连滚带爬，冲到門外，个个伸长着脖子，惊异地回过头朝門里张望，嘴里格格答格格答地叫着。

大鵬的媽从灶屋里奔出来，叫道：“小爷爷，你发神经病啦，鸡啄你的肉啦，算算你老子死时，你才两岁，牛脾气传給你啦。”边骂边到門外唤鸡去了。

自从大爷与大鵬鬧翻了，他俩见面不说话，开会不答腔。社員见这势头，都担心地说：“糟啦，一个桩上拴两只牛，迟早还要鬧大祸哩。”

转眼就到了冬至边。大爷又領上个保管种子的任务。清早，大爷拿着把扫帚，打扫场地，准备晒种。扫着扫着，大爷发

现砖场上，满满撒上一层細碎泥砂。当时大爷也沒有留意，只当孩子撒着玩的。誰知第二天又是满满一场泥。这就使大爷起了戒心，他白天留意观察孩子的动向，直到睡觉时，场上仍是清清爽爽。清早一看，又是一场泥。大爷警惕起来了，暗暗盘算，我晒的是最近引进的良种——“世界稻”。是不是坏分子想搞破坏嗎？一·想不对，撒这层泥能破坏算什么呢？不过多害我费点事嗎？又一想，不对，是不是泥里拌有毒药呢？……想我扫不干净，叫稻种中毒不出的呢？对！一定是的！好吧，那就騎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入夜，大爷倚在北墙上的一个小窗洞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场地上的动静。心想，是鬼是人，逮住他剥开来看个清楚。

冬夜，蓝湛湛的夜空，下弦的月亮，洒下淡黃的清輝，村里一片寂靜。一会儿从东场头上，有一个黑影在蠕动。大爷急忙拔出嘴里的烟袋，一把拉来老伴，用烟干指指窗口。只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只大巴斗，走到场上，卸下巴斗。这时，大爷揉揉眼皮，細細一看，啊！大鵬，好小子，是你在破坏集体呀！顿时，一股怒火窜到脑門上，我和你拚啦。攥下披在肩上的大袄，紧紧腰带，順手抓上早准备好的扁担，刚要冲出門，他老伴回过头来，一把拖住他说：“你再看看清，他是在干啥？”再一看，只见大鵬胸口挂上个小山巴，从东向西，模仿着大爷的姿态，“一步三反手”在学着播麦哩。

大爷看着看着，刚才那股怒火，像潮水一样，一退而尽。霎时，渾身像传上电流，胸口热烘烘的，这时大爷眼帘下，展示出三十年前的情景：那时大鵬的爸爸周炳久，正是一个血气旺盛的小伙子，和大爷一起在地主李化定家扛长工。有壹天，炳久为了学会犁田，就用地主家的牛学着犁，却被地主看见，炳久的头，冷不防被地主打破了，鮮血直流。地主还罵道：弄伤

了我的牛折掉你的骨头赔不起。”炳久却没甘休，就乘黑夜，把牛偷偷地牵出来学犁田。热心的大爷跟在一旁指点，很快就学会了。大爷想着想着，眼眯觉得湿漉漉地。两个社会，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大鵬是个好样的，一颗红心为集体呀！于是大爷披上大袄，转身开了门，兜到后场上去。大鵬正蹲在地上，細細查看撒得均匀不均匀。大爷轻轻地把一件大袄披在大鵬身上说：“天冷，当心着凉。”大鵬先是一惊，接着低下了头，脸上顿时觉得火辣辣地，沉默片刻，大爷说：“怪我火气太大”。“不”，“是我錯了。”大鵬激动地说。

大爷把大鵬拉到墙根避风的地方，两人并排坐在块石条上。大爷意味深长地指着巴斗说：“干这一行，我干了快五十年啦，庄稼活，还是做到老学不了呢！种田啦，其实和读书一样，文章深哩。就拿播种这一項来说吧：就有‘天’、‘地’、‘人’三个字的学問。”大鵬一听，觉得新鲜，播种还有这末多学問啦！于是振振精神，挪动了一下身子说：“啥学問，大爷快说吧！”大爷又慢条斯理地说：“就拿‘天’来说，在播麦前，先得看看天，今天刮的什么风，如果刮的西北风，麦埧是坐北朝南的话，你人就得靠西边上风撒；若是站在下风的话，麦子被风鼓到沟里的就会多，这样浪費了种子，还保不住全苗。另外，还得看看气候怎样，如果碰到天气寒冷，霜重，每亩就要增加二、三斤种子。因为天寒霜重，麦芽吃不起苦，有些浮在上面的麦芽，遇到霜冻要枯焦沒用的。这叫看‘天’。再说‘地’吧：就是在下种时，要看看当时的地气怎样。像我們这里的早麦，大半是在霜降边就种上了，那时雨水較多，地气又暖，麦子一下地，很快就会发芽出苗，所以每亩可少播三、二斤种子。到了立冬后和小雪边，雨水少，地气寒，每亩就得增加四、五斤。还有一着，就是要识土性，土地有肥有瘦，比如‘饑血土’和‘小粉土’，